

## 目次 Inhalt

序 (时平) .....	7
Zum Buch und kurzer Dank (R. P.) .....	13

### 作者与其作品的流行情况

#### DER AUTOR UND DIE VERBREITUNG SEINES WERKES

郑闰 《西洋记》作者罗懋登考略 .....	15
邹振环 《西洋记》的刊刻与明清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 .....	23

### 现实与虚构：地理, 历史与社会

#### FIKTION UND WIRKLICHKEIT: GEOGRAPHIE,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Thomas Zimmer Geographische Raumvorstellungen in China und die Rolle des <i>Xiyang ji</i> .....	39
Ralph Kauz Islamische Länder und Regionen im <i>Xiyang ji</i> : Lasa, Dhofar, Hormuz und Aden .....	55

周茹燕 《西洋记》中的郑和形象 .....	71
--------------------------	----

席龙飞 在浪漫与现实中寻觅 — 罗懋登《西洋记》为宝船提供佐证 .....	93
--	----

### 宗教与神魔

#### RELIGIONEN UND GEISTER

黄慧珍 明代宗教文化与《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神魔化关系初探 .....	105
--	-----

Roderich Ptak Vom Weißen Aalgeist oder Baishan jing .....	119
--	-----

Cai Jiehua <i>Xiyang ji</i> und <i>Tianfei niangma zhuan</i> : Ein Vergleich .....	139
---	-----

### 《西洋记》与《三国》故事

#### XIYANG JI UND DIE „DREI REICHE“

Kathrin Messing Das Spiel mit dem Feuer: Ludische Anlehnungen an die Chibi-Schlacht der Drei Reiche im Roman <i>Xiyang ji</i> .....	155
---	-----

Katrin Weigold Guan Yus Gastrolle im <i>Sanbao taijian Xiyang ji tongsu yanyi</i> .....	171
--	-----

\*\*\*

English Summaries .....	191
-------------------------	-----

## 序

《西洋记》是以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事迹为题材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作者罗懋登（1517-1597 年之后）与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1501-1582）近乎同一时代。大部分的学者认为，两部作品都属于“神魔”小说。这类小说在中国明清之际兴盛，其语言风格不拘形式，想象力丰富，背景或为虚幻或为海外某地假托，其中有些作者依历史事件，结合宗教、神话等民间广为流传的故事而写就。

《西游记》作者以幻想形式描写唐初玄奘西行取经的种种历程，通过故事方式批判现实中社会不合理的现象。《西洋记》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西游记》，作者描述的内容虚与实交融。在史实方面，作者取材存有历史的事实；在想象方面，作者幻想了许多情节，编写其中。虽同属神魔小说，向达、赵景深等学者的研究都指出《西洋记》有“模仿”《西游记》的“痕迹”，但《西洋记》中的材料以马欢《瀛涯胜览》等历史文献为依据。季羨林先生对此曾评论：《西洋记》描述的内容是“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有的有所师承，有的凭空臆造。”（陆树仑、竺少华校点《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页 4）反映了《西洋记》虽是一部小说，但还保有一定史料的价值。

引人关注的是，两部小说分别从亚欧大陆东方的陆海两个方向写起，一个由陆上经过西域，历经磨难取回真经；一个由海上出访西洋，云帆高涨抚夷取宝，描述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向西探索以及与域外世界之间的交往互动。它们一个表现的是陆域文化的景象，另一个则体现出海洋文化的色彩。这两种文化现象的交融，都是从中国陆海兼容的地域环境中长期培育的。至少从公元前二世纪汉朝开辟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反映了中国人沿着两个方向向西进行探索、交流和认知的进程。陆海兼容的文化观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结构及特点，与地中海、大西洋等地域孕育的文化特征有所不同。传统时代长期形成的是中国陆主海从的局面，体现出中国文化结构中的不平衡性，并架构在中国人“大一统”的天下观之中。《西洋记》的出现，与明朝后期国势转衰和海疆危机的形势有直接关系，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希望通过明初郑和下西洋的盛事，呼唤并重振大明帝国的国威以及海上盛况。清代学者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就鲜明地指出了《西洋记》中蕴涵的这一意图及倾向，“此书寓思古伤今之意，抒忧时感事之忧。”（俞樾《春在堂随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116）邹振环教授对明清之际《西洋记》版本刊刻时机进行了时代性考察，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这个特点。事实上，《西洋记》蕴涵着对当时中国海洋形势衰弱的反

思，也是对明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的一种批判，从中可以发现当时中国人对陆海兼容“大一统”国情的一种认知及心态。

以往对《西洋记》的研究，涉及文学、语言学、宗教学与民间信仰、地理学、历史学和海洋文化等诸多领域。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的朱鉴秋教授曾在《〈西洋记〉研究综述》中对公开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阶段性梳理和专题介绍，通过对最近 30 年研究成果的考察，他发现对《西洋记》的研究多集中语言文学和郑和研究领域，“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系统分析”，提出学术界有必要“进行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主办《郑和研究动态》2010 年 3 月，第一期，页 2）。

2009 年 7 月底，普塔克（Roderich Ptak）教授给我发来一封电子信函，谈及他新近再读《西洋记》的一些想法，认为：“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人研究它，恐怕在中国也是这样。”商议可否由我们两人担任召集人，分别组织欧洲和东方各五位学者一起研究《西洋记》，把研究的成果编成一个文集在德国出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设想。自己没有研究过《西洋记》。手上仅有一套现代版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三秦出版社 1996 年版），曾经翻阅过。在以往的郑和研究中会时常触及《西洋记》材料，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郑和研究领域围绕《西洋记》中描述郑和下西洋材料的学术价值，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好在普塔克教授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筹备阶段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和研究思路。合作研究，需要一批学者组成团队，还要具有合作的精神。现在看来，这项研究的展开以及最终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学术、合作与理解的文化意义，推进了相互间文化互动与共识。

2009 年 12 月下旬，我们启动筹备工作。事先与朱鉴秋等教授商讨这项研究的价值及可行性，决定将其作为一个专题提交年终的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学术年会讨论。与会的杨樵院士、朱鉴秋教授、邹振环教授、黄慧珍教授、周茹燕教授、郑闰教授、卫太夷教授等 20 多位中心成员，围绕《西洋记》研究各抒己见，贡献许多研究信息和学术观点，并建议对当前《西洋记》研究现状进行总结，为下一步开展研究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2010 年 4 月，经过几个月准备和协商，中心采取开放的形式，根据我们研究的思路，由武汉理工大学席龙飞教授、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茹燕教授、上海大学黄慧珍教授、郑闰教授组成研究队伍，同时我们也组织力量检索有关《西洋记》的研究成果。朱鉴秋教授率先撰写了《〈西洋记〉研究综述》，发表在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主办《郑和研究动态》2010 年第一期；在《郑和研究动态》开辟“《西洋记》研究专栏”，选择刊载一些以往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普塔克教授把其思考的有关《西洋记》研究问题详细分类、逐一列出，为开展研究提供直接的参考。4 月 17-19 日，上海郑和研究中心举办“第一次中欧合作研究《西洋记》专题研讨会”，参与研究的普塔克教授、席龙飞教授专程到会，与上海的朱鉴秋教授、邹振环教授、周茹燕教授、黄慧珍教授、郑闰教授、周运中博士、陈波博士、闫彩琴博士围绕研究选题展开研讨。大家就海内

外《西洋记》研究现状、对《西洋记》研究涉及的相关问题和研究程序等内容进行认真的交流。

合作研究的意义，包含了学术价值和合作过程中形成的思想互动以及寻求共识的合作理念。普塔克教授和我一直坦诚地交换意见。双方按照合作研究的进程，2010年9月下旬，在德国举行的亚洲学术会议（Deutscher Orientalistentag）一结束，普塔克教授就通知我德国五位学者提交《西洋记》研究的论文情况，以及进一步修改的进程。10月15-16日，我们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中欧合作研究《西洋记》专题研讨会”，朱鉴秋教授、席龙飞教授、邹振环教授、黄慧珍教授、周茹燕教授、郑闰教授、徐作生教授、闫彩琴博士和新加坡国际郑和学会学术委员会主席陈剑博士等参加讨论。参与研究的教授分别报告自己的论文选题、研究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其中，郑闰教授提交了论文初稿，以及他寻找到罗氏家谱中有关罗懋登的资料，就罗懋登自署“二南里人”提出了初步的研究成果。这次讨论体现了团队的共识，对最终完成项目起到了推进作用。

在随后的进程中，我们于2010年12月25日“2010·上海郑和研究中心学术年会”上，举行了“第三次中欧合作研究《西洋记》专题研讨会”；2011年1月23日，又召开“第四次中欧合作研究《西洋记》专题研讨会”。两次研讨会上，周茹燕教授、黄慧珍教授、郑闰教授、邹振环教授就自己研究进展、论文结构、文献依据以及评价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席龙飞教授提交了完成的论文初稿。到会的朱鉴秋教授、谢方教授、薛金度教授、龚锦涵教授、徐作生教授、宁波副研究员、周运中博士等都分别提出自己的观点。使这项研究沿着集思广益、开拓思路、不断深入的方向有序推进。

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求真，在于持续的深化。一年多来的合作研究，也真实体现了研究过程中学术上的不断进步和不断分享，其中既体现了研究者的努力，也蕴含了诸多学者的无私贡献。研究中凝聚了集体的智慧。

这部研究文集由德国和中国学者的十一篇论文组成。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的领域比以往涉及的范围要宽广，普塔克、邹振环、郑闰、Thomas Zimmer（司马涛）、Ralph Kauz（廉亚明）等的研究属于开创性的探讨。郑闰教授的研究，搞清了罗懋登的部分身世，揭开了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未解之谜。对罗懋登自署“二南里人”的解读是有道理的，在研究过程中也得到其他学者的认同。邹振环教授的探讨，从历史背景深处考察和分析《西洋记》流传的时代性因素，揭示了这部文学作品所蕴含的“郑和记忆”的思想性和现实性特征。相对于以往的《西洋记》研究、郑和研究、印刷史研究、海权和海洋文化等，带来了新的学术气息和启迪。Zimmer教授研究的问题，是此前学者们没有涉及的。他分析了《西洋记》里的空间概念。这篇文章涉及到中国古代地理资料，也说明了小说的作者如何把传统的概念与其作品的宏观结构融合起来，如何把小说里的空间概念推广到一种新的境界。Kauz教授以传统历史地理文献，如马欢、费信等作品，来介绍小说里的伊斯兰国家的描述，这里主要是谈古代阿丹国。《西洋记》中出现很多神仙，其中有一些水神，普塔克教授的文章研究的就是小说中白鱗精的角色、及其来源和所象征意义。

周茹燕、黄慧珍、蔡洁华、Kathrin Messing（梅馨）、Katrin Weigold（魏琳）等五位女士的选题，是以往著述中虽有提及而多无系统研究的论述。如周茹燕教授的研究，从《西洋记》描述的细节中，分析了家世、军事、外交和宗教视野下的郑和形象，形成一个由具体细部认知升华到一个完整性的评价。黄慧珍教授的讨论，涉及到明朝晚期宗教思潮的变迁、儒释道三教合一、民间信仰和神魔等复杂关系。与众不同的是她指出了小说中蕴含着作者寄希望于无穷的法力，庇护明朝重振国威和海疆；分析了小说儒释道三教“混融”的轨迹，揭示《西洋记》中浓厚的宗教文化特色以及与神魔之间的相互关系。蔡洁华、Messing、Weigold 三位女士在慕尼黑大学执教或从事研究工作。蔡氏研究《西洋记》的出发点是分析中国人对天妃圣母的传统信仰。这个题目涉及到小说宏观结构等方面诸多的问题。另外，此篇文章亦以比较的方法谈及明末《天妃娘娘传》的几个问题。

《西洋记》与《三国演义》的描述存在一些相同之处。可是《西洋记》的作者不是简简单单地模仿《三国演义》中的情节，而是把《三国》里的一些人物和故事的片段以特殊的方法融入《西洋记》的结构，这里也涉及《西洋记》中的三教归一的思想。这也是 Messing 与 Weigold 两篇文章的内容。Messing 是谈《赤壁战争与〈西洋记〉》，后者是研究《关羽与〈西洋记〉》。

席龙飞教授研究的内容是近一二十年来郑和研究领域争鸣的热点问题。他通过考古发现的实物、科技史的文献和以往研究的积累，直接对照《西洋记》中有关宝船、四爪锚、船员编制等个案的具体描述，指出《西洋记》在浪漫中保存着符合历史真实的成分及现实价值。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欧洲学者的研究，从比较文学、宗教和民间信仰、地理学视角展开，多集中文学和宗教学领域，着眼于微观细部问题的探讨；中国学者的研究，则从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的角度，着重于宏观的、交叉学科以及考证的研究。双方的研究彰显了不同的学术风格和多元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体现合作研究中的学术融合与文化共识。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在《西洋记》研究过程中，人们还不断发现和提出一些新的问题，如如何看待《西洋记》中的“大一统”的思想、《西洋记》与海洋社会的关系、《西洋记》与明后期的社会思潮（包括道教、佛教等方面的信仰）、《西洋记》中的兵器、航海术语等。这些问题值得学术界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我们也从中考虑应该在此基础上，组织学者继续研究和讨论，争取对《西洋记》有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从 2009 年 7 月底普塔克教授提出中欧合作研究的设想，到今年 6 月底正式出版，前后历时近两年时间。期间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的鼓励、帮助和支持。在这里我们要由衷的感谢上海海事大学、慕尼黑大学汉学系为研究提供的必要经费、设备和文献等方面支持，这是完成合作研究不可缺少的。还要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杨樵教授、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的朱鉴秋教授、谢方教授、龚锦涵教授、薛金度教授、徐作生教授、余晋岳教授、杨权斌教授、卫太夷教授、宁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周运中博士、复旦大学国史研究院陈波博士。他

们参与研究过程中的讨论，并提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观点，毫无保留地帮助和支持研究者。特别要感谢上海郑和研究中心的闫彩琴博士，她为这次合作研究作出许多贡献，担负学者之间的联络、会议筹备等具体事务。最后，还要感谢德国的 Marc Nürnberger（甯馭）博士。他帮助解决了电脑方面存在的技术困难，使我们的文稿排字问题得以顺畅解决，最终把这部凝聚中德学者共同心血和智慧的研究成果，从内涵到形式统一地展现出来。

时平

2011年4月于上海

## Zum Buch und kurzer Dank

In seinem Vorwort hat Herr Shi Ping, Professor an der Haishi daxue 海事大学 in Shanghai, bereits die „Vorgeschichte“ zu diesem kleinen Sammelband erzählt. Das hier Zusammengetragene geht letztlich auf eine gemeinsame Initiative zurück, die ihren Niederschlag in mehreren wissenschaftlichen Veranstaltungen fand – in Shanghai und am Rande auch in Deutschland, genauer, beim letzten Deutschen Orientalistentag in Marburg, zu dessen sinologischer Sektion ein entsprechendes *panel* gehörte. Aus diesem sind die deutschsprachigen Beiträge hervorgegangen.

Das Thema *Xiyang ji* 西洋记 scheint ein unerschöpfliches zu sein. Doch bislang ist vergleichsweise wenig über diesen komplex strukturierten Roman aus der späten Ming-Epoche geschrieben worden. Dabei divergieren die Herangehensweisen, denn mal sind es Historiker, die sich für dieses Werk interessieren, mal Literaturwissenschaftler, Religionsforscher und andere. Auch die vorliegende Sammlung enthält eine bunte Auswahl unterschiedlicher Fragestellungen, vorgetragen aus ebenso unterschiedlichen Blickwinkeln. Hierauf geht Shi Ping gleichfalls ein; er stellt die einzelnen Beiträge kurz vor, zusammengefaßt, aus der Vogelschau – und eingebettet in ein durchaus größeres Umfeld.

Die Gliederung dieses Bandes – ich muß es nicht eigens erwähnen – hätte auch anders ausfallen können, zumal es zwischen den einzelnen Aufsätzen viele Berührungspunkte gibt. Doch wir haben uns für ein Arrangement entschieden, das den verschiedenen „Zugriffen“, Erwartungen und Zielen gerecht zu werden hofft, zumindest die gebotene Pluralität andeutet. Künftige Sammelwerke zum Thema *Xiyang ji* werden vielleicht ähnlich verfahren. Fast ließe sich der Sachverhalt mit den vielen wissenschaftlichen Büchern und Aufsätzen zum *Xiyou ji* 西游记 vergleichen; auch hier sind divergierende Ansichten festzustellen, kann ein breites Meinungsspektrum beobachtet werden – und dies nun schon seit mehreren Jahrzehnten. Freilich, wohin die *Xiyang ji*-Forschung eines Tages driften wird – das vermag heute niemand zu sagen.

Einige der hier abgedruckten Beiträge bieten, so glauben die Herausgeber, völlig neue Gedanken. Andere fassen eher Bekanntes zusammen, frische Maßstäbe setzend, oder sezieren „kleine“ Teilaspekte, ähneln filigranen Schnitzarbeiten. Solcherlei wird auch in Zukunft gefragt sein, denn das *Xiyang ji* gilt

als wahre Schatztruhe für Informationen aller Art. Hierher gehören technische, soziologische und militärische „Elemente“, Ethnographisches und Religionskundliches, sogar Wahrsagerei und Kampfkunst, Flora und Fauna, schließlich allerlei seltsame Legenden – und andere Dinge mehr. Wenn wir ehrlich sind, eigentlich steht die Forschung noch am Anfang...

Nicht vergessen möchte ich das Folgende: Die Zusammenarbeit mit den chinesischen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vor allem mit Herrn Shi Ping, hat sich als offen, einfach und sehr fruchtbar erwiesen. Ihnen allen sei herzlich gedankt für ihre Mühen, ihren Idealismus, ihren Elan. Gedankt sei auch der Haishidaxue als Institution und all jenen in China, die dieses bilaterale Projekt mit unterstützt haben. Gleichmaßen Anerkennung verdienen die deutschen Beitragenden, außerdem Herr Dr. Marc Nürnberger – er hat beim Erstellen der Druckvorlage maßgeblich geholfen – und natürlich der Verlag, der die Idee einer chinesisch-deutschen Veröffentlichung von Anfang an begrüßt hat.

Roderich Ptak  
München, April 2011